

# 上海 冒險家的樂園

愛狄密勒著  
包玉珂編譯

上海  
T. S. M. L. M.

再  
錄  
出  
版

# 上海－冒險家的樂園

愛狄密勒 著  
包玉珂 編譯

廣角鏡出版社

## 出版說明

本書根據某領事館職員的一份材料編譯而成。敘述30年代，一些外國冒險家怎樣不擇手段地使用各種掛羊頭買狗肉的辦法去盜取別人的勞動果實。本書問世之後，引起過不少的震動。

本書出版於1937年，英文版也於同年出版。在上海受到帝國主義的禁止之後，它曾用不具出版者名稱的方式，印行過一次。抗戰時期，三聯書店在桂林重版過。

1956年12月上海文化出版社再重版發行。這次重版前曾請原譯者訂正過一遍。本版根據上海文化出版社1956年版本重新植字再版。

上海 - 冒險家的樂園

愛狄密勒著

---

廣角鏡出版社出版

華風書局發行

香港莊士敦道186號二樓

莊士敦道184—186號

---

發展輔佐有限公司承印

書號112.20

香港北角木星街七號

129×198毫米

---

1977年7月版

HK

7

---

# 序

冒險的故事！那是無老無少，無男無女，都喜歡聽的。

真正的冒險，驚心動魄的冒險，是在這種場所發生的：從沒人知曉的大陸中，從沒船航行過的海洋上，人類活動的新領域裏，日新月異的科學界內，聞所未聞、到所未到的天涯地角。

偉大的自然征服者、偉大的發明家、偉大的創業者都是最優秀的頭等冒險家。

猶太人在摩西的領導之下，從埃及逃到巴勒斯坦，是聖經時代的最偉大的冒險事業。

北美洲的發現，是哥倫布一生中的最偉大的冒險事業。

狄福<sup>①</sup>筆下的《魯濱遜漂流記》，斯蒂文生<sup>②</sup>筆下的「金

---

① 狄福 英國的小說家，魯濱遜漂流記的作者。

② 斯蒂文遜 英國的小說家，著有「金銀島」等書。

銀島」，都是不朽的冒險故事。

巴斯特<sup>①</sup>向細菌進攻，皮特<sup>②</sup>少將探索北冰洋，皮卡<sup>③</sup>教授上升同溫層，都是真正的冒險家所做的真正的冒險事業。

有膽量去和新的形勢打交道，向不可預斷的情境挑戰，冒不可預定的危險，走他人所沒有走過的道路，成就他人所沒有成就過的事業：這一切，合在一起，造成真正的冒險和真正的冒險家。

人不知其可而已獨知其可，就力排衆議去做而終於獲得成功的，也是真正的冒險：哥白尼<sup>④</sup>的創立地動說，馬丁路德<sup>⑤</sup>的反對天主教。

在真正的冒險中，一個人可以經驗到許多平常人所經驗不到的快意事。他可以從它上頭來測定自己的勇氣、毅力、意志與智慧。換句話說，他可以從它上頭來認識自己，鑑定自己。所以，事情在他人的眼光中，是行險僥幸，是輕舉妄動；而在他自己的心目中，則是快學，是樂事，是應然和必然的事情。

冒險的本義向來是如此的：發明，引導，開闢新的道路，成就新的事業。其中有的是堅定的見地、大無畏的精神、忠於所事的誠心、卓知灼見的智慧、辛苦黽勉的勞動，從事建設的努力、抉發真理的希望、福利衆生的宏願。

然而，現代却替冒險這一個概念增加了新的意義。現代的小說與現代的戲劇都替冒險家套上了一個新的面具。

二十世紀的冒險家不向荒原絕域中去討生活，也不在真理正道間找材料，而專門在人海中施展他們的絕技。他們站在一

- 
- ① 巴斯特 法國的科學家，細菌的發現者，疫苗移植治療法的發明人。
  - ② 皮特 美國人，曾到北極探險。
  - ③ 皮卡 比利時的科學家，曾乘汽球上升高空，發現同溫層。
  - ④ 哥白尼 波蘭大科學家，太陽系宇宙及地動說的始倡者。
  - ⑤ 馬丁路德 日耳曼人，宗教革命的發動人，耶穌教的創立人。

旁暗中忖度他人的錢囊的重量，而后布置巧妙的機關，讓一顆顆好吃的果子落到他們的懷裏。人裕則我肥，是他們的信條、他們的宗教、他們的全部人生哲學。

二十世紀的冒險家恰巧站在和真正的冒險事業相反的那一極端。他不創造而專毀壞；不為社會努力而專侵蝕社會的利益；不做人們的良友而專做大眾的公敵。

虛偽、欺詐、無賴、狂妄、總而言之，一切的鬼賊手段都是他們法寶。他們今天恭維你，只因爲明天，他們可以乘你的不備，在你的背上刺一刀。他們今天替你籌劃許多似乎極有利的事業，只因爲明天在你的失望中，他們可以得到大利益。

他們的最大的目的是不勞而獲得他人的勞動的果實。他人放進去，他們拿出來；他人往上推，他們向下拉。是好處都夠他們享受；而一切的損害則都由他人去擔當。

在二十世紀的冒險家的眼光中，除了好處以外，任什麼都不值得珍重的。愛情、友誼、宗教、信義，一切好聽的東西都是他們的踏腳石。他們踏着它們向前走去，以裝滿他的肚皮和口袋。只要能夠獲得好處，變貓變狗都可以。

上海，這華洋雜處的大都會，這政出多頭的大城市，這紙醉金迷的冶游場，這遍地黃金的好地方，正是冒險家的樂園。它容納得下吞舟之鯨，同時它更有多量的好吃的果子，可以供冒險家大嚼。

何況在上海，還有那種可伸可縮的領事裁判權，五顏六色的種族，爭權奪利的組織，紛歧雜出的誤會；這一切，加上了上面那一切，將這世界的第五個大都會，氤氳氳，化成了烏糟糟的一大團。

上海，你成了冒險家的樂園。

大家到上海去啊，那裏魚多水又渾，正可以去大大地摸一下子。

滾滾而來的，有裝着大幌子的商賈，披着黑外套的教士，

雄冠佩劍的外交官。然而盡你們打扮得怎樣莊嚴或者闊綽，總遮不住你們的那一副猴兒相。這本書就要把你們的善言善行，豐功偉業照實錄下。

二十世紀的冒險家本不以男人為限。不過這本書完全沒有把那些善女人的懿言懿行收入，那是因為作者在這一方面還觀察得不到家。這一點是應請讀者原諒的。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 開 言

這一本書，上海一一冒險家的樂聞、講述驚人的故事與使這些驚人的非故事成爲可能的情境；

只把事實正確地寫出來，沒有任何宣傳作用，也不帶些微主觀色彩；

暴露久藏的秘密，使那些身受其害的人得以一豁其眼界；

揭示那些人們所不敢相信的和不肯相信的表裏相反的兩面性的行爲與那些包庇這些作爲的組織；

揭穿天壤間的大大小小的罔廉鮮耻的人與罔廉鮮耻的事情；

揭露那些自欺甚于欺人的個人與集團；

包括一部分幾經選擇的最富于典型的真實材料；

是在上海多年的親身體驗，觀察與調查的成績。

是在冷靜的心境下寫成的。

希望讀者也以冷靜的態度來讀它吧。讀者應該記得，一個人原是可以面上嬉笑而內裏則保持着嚴肅的態度的。



## 目 錄

序	1
導 言	5
楔 子	1
<b>1</b>	上海，特權者的都會 15
<b>2</b>	萬花筒中 43
<b>3</b>	虛偽與欺騙的交響樂 70
<b>4</b>	遠足旅行 86
<b>5</b>	不調查的調查團 112
<b>6</b>	太倉幾粟 130
<b>7</b>	海盜和鴉片販子 143
<b>8</b>	上帝與財神菩薩 156
<b>9</b>	不操干戈的強盜 185
<b>10</b>	戴紅纓帽子的猴子 207

# 楔子

踏進此地的人們啊，請你們且莫把一切希望拋却。

——但丁《地獄曲》

這是不多幾年之前的事情。

一只大船一連在海上航行了好幾個月。它從天涯走到地角，由這洲開到那洲，輾轉往來地差不多靠遍了每一個文明國的主要口岸。從它那副匆忙的和不憚跋涉的樣子看來，它似乎負有一種極重要的國際使命呢。

可是一些也不。它的乘客裏頭，沒有出席國際會議的政府代表，沒有衝着密命的私人專使，沒有搖舌鼓唇、興波作浪的政客，沒有擁兵干政、割據自雄的軍人，也沒有椎心泣血，圖復故業的亡國君王；甚至連一個如此如此的商會的那般那般的代表都沒有。

也許它是一只替某些國家所出產的工業品，作廣告的流動展覽船吧？

這話有一部分是道着了；就是它的確是流動的，然而工業品呢？那它可一些也沒有載得。

那麼它是一只海軍學員的練習艦吧？

也不。船上連一個未來的水手都沒有，不要說海軍將校了。

那麼它是一只正規的軍艦，一只巡洋艦或者驅逐艦，負着敦睦邦交的使命去訪問各國的。

絕對不是的。

但是跟着它的有一種特殊情形。當這一只形如軍艦的船駛入每一個口岸的時候，岸上的官吏總不免要起一番忙碌。他們都不拿平常的船只看待它。

說來說去，還是一個不明白。好，讓我們看看它出發時的情形吧。這樣，我們對於它的國籍、它所載的東西和它所以要久航不歸的理由，也許能夠多知道一些。

在它作這一次奇異的航行之前，它是停泊在布宜諾斯·愛利斯的港口裏。它的名字叫做「嘉果」，一面阿根廷的國旗飄揚在船尾的旗竿上，表示出它是屬於這一個國家的。它正在等上貨色：一批沒有主顧願意承購的貨色。可是話又得說回來了，這一批貨色雖然不吃香，可是採辦他們的成本却不在小數。花了許多許多的時間、金錢、計謀與勞力，方才收羅到這批肉食的兩足動物，現在却要送到國外去賤賣，甚至于壓給人家，多倒楣的生意！

肉食的動物？哦，明白了。動物園裏的珍禽異獸；馬戲班中的靈猴乖馬。

哈哈，先生，你又猜錯了。請看上貨吧。可是貨艙的門仍是緊閉着，起重機也拱着它的手臂，無所事事的靜立着。碼頭上不看見一堆一捆的東西，船面上不聽見邪許杭嗜的呼聲，這一批貨色是用他們自有的兩只腳將他們搬上船來的，在武裝的送貨者的監視下，這一批活貨色服服貼貼的爬上繩梯，走到艙裏。

兩足動物，再加上一伙，大小前提都有了，我們的結論是

這一批貨色一定是一羣鳥。這結論倒也不錯。他們是一羣鳥，一羣惹人討厭的烏鴉，欺凌弱小的鴉雀，吃死人肉的禿鷲，啄食母眼的鴟梟，妖鬼變的九頭鳥。

「嘉果」號裝上了這批寶貨之後，就開始它的長期航行了。它從南到北，再由東往西地去分別拜望各國，嘗試出脫這些好貨色。它走來走去，終於走到了意大利的特利雅斯底。「嘉果」號的船主過了幾個月的單調的海上生活，早已歸心如箭。他恨不得把船上的一些滯銷貨色一下子都拋到海裏，可以出空身子回去。可是上頭的命令是叫他好好的發放他們。這使他感到了極大的煩惱與困難：沒有受主，這些貨色又怎樣發放得盡呢？這不就是叫他永遠不得回家嗎？以是因緣，他在焦急不安了。

然而焦急不安的，實在並不是只有他一個人。在特利雅斯底的岸上，同樣的情形也可以發見到呢。看守港口的兵丁的人數突然加多了，以驍勇善戰著稱的短槍兵也戴上了他們的三角盔，穿上了後面拖得長長的制服，成排的在岸上往來巡查了。海關和移民局的官吏忙着與當地的長官磋商防衛的方法。當地的長官又從旁的地方調來了許多正規兵，駐扎在碼頭的四周。這些兵都荷槍實彈，如臨大敵。這種非常的情形弄得一般在碼頭上閑看的人都茫茫然如入五里霧中，一些頭路也摸不清。這到底爲了什麼呢？壓制革命麼？全沒有這一回事。鎮攝暴動麼？也不聽見有什麼罷工的事情發生喲。哦，莫不是爲了那新到的一只船吧？但是每天有多少只船出入于特利雅斯底的港口，爲什麼獨對這一只船要警備呢？這又莫名其妙了。這一只船到底是一只什麼船？它爲什麼要到此地來？它載着些什麼東西？爲什麼，它一來就會引起這種紛擾的情形？啊，想不透，真正想不透。

最後，負保護全港安全的責任的衛戍司令答應到船上來視察了。他大排儀仗的來到碼頭上，船上的職員恭而敬之的將他迎接了上來。船主把一份職員錄和一份貨色單交給他，並領他

去參觀艙位和檢驗貨色。

貨色剩下得真不少，一共還有二百多個。他們坐的坐，睡的睡，一個個都優游自在得很。他們那裏像什麼沒有受主的貨色，恐怕乘闊朋友的游艇周游世界的心上一無掛慮的客人，都還沒有他們那樣從容自若和好整以暇呢。只有極少數人很隨便的望了衛戍司令一眼，其他的人都靜靜的望着海天極處，看有沒有財神菩薩派出的寶船來接他們到一個遍地黃金的沒遮攔的世界去。對於眼前的事情，他們都完全沒有放在心裏，連回過頭來看一看都懶得動呢。

這一批貨色真可以算是天壤之間的瓌寶。其中人才的衆多，恐怕不是在任何的監牢或者感化院中找得出的。他們的國籍既五花八門，無所不有；他們過去的生活尤其是五光十色，式式俱全。他們做過一切的妙事，也享過一切的艷福。可是說來也不相信的，他們雖然在其他方面花樣百出，但在信仰方面，卻都奉着一種共同的宗教。他們又虔誠得很，他們說話行事沒有一樣，不是依循着這宗教的啓示而發作的。這種宗教只有一個基本信條，就是：「把法律、秩序和有組織的社會關係都踢到地獄裏去；謀生之道是不厭其狡獪奸詐的。」

但是阿根廷政府卻不知道信奉這種宗教。它不顧上千天怒下達人和的想盡了方法，把這些由各國選拔而來的善男子一網羅來，裝上「嘉果」號，免費送他們各歸故鄉。回鄉在別人是一件樂事，然而在這些寶貨，卻是一件難事。一部分人呢，還容易找到下腳處，他們的祖國還不十分拒絕他們的歸來。他們一到埠頭，就溜跑了。但是還有一些已經犯了十不赦之條的人，可就難了。老家已經不承認他們，那又該向何處去呢？

「嘉果」號的漂來流去，就是爲了要發放這一批無家可歸的家伙。它把他們送到東，東方搖手拒絕，送到西，西方一脚踢出；要想找一個傾銷他們的市場，真比登天還難。

「嘉果」號很像一部什麼學校的校車。校車在放學的時候，

把一批一批的學生往家裏送去，「嘉果」號也想把這一批人往家裏送去。但是他們的家呢？沒有了，完全沒有了。

「環境能夠變化氣質」，真是一句顛撲不破的名言。「嘉果」號的船主原是一個硬頭硬腦的武夫，現在已一變而成爲一個柔聲下氣、遷就交易的商人了。他想盡方法來出脫他手中的貨色。每到一個口岸，他總得上去大吹大擂一回。他拿了一份貨色單去挨戶推銷。倘使所到的國家承受了那麼一兩個，他就感激不盡，而想添上幾個饒頭。可惜人家往往不受抬舉，拒絕領這一分盛情。他只好在背後罵他們不識貨。

不識貨？一些也不錯。你看，這些寶貨不真是寶貨嗎？盡它猛如虎，狼如羊，貪如狼，毒如蜂蠆，變幻如鬼怪，都及不上他們的神通于萬一。隨便什麼怪獸奇妖，都不難在他們裏面，找出它們的匹敵來；什麼人要畫地獄變相，最好的標本也在這裏。

這批被社會所不齒的人都具有作惡的天才。面皮厚，眼睛尖，膽子大，手段辣，只要有好處，代麼事都可以做。搶劫、詐騙、綁票、販毒藥、開妓院、殺人、放火、都是他們的家常便飯，也可以說是拿手好戲。「嘉果」號的船主爲提高他的貨色的身價起見，就把這些尊號加在他們的名字後面：強盜、惡棍、奸細、殺人兇手，造假鈔票者，販毒藥者。總而言之，他們具有一切人家所不敢具和不願具的美名。

可是天公不照應，這樣的好東西竟會沒有銷路。上貨的時候，是容易易的上去了；現在要卸他們下來，可成爲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了。每一個國家裏似乎都已充滿了這樣的貨色，它們再沒有胃口來收容外來的珍品了。

特利雅斯底的衛戍司令也抱有同樣的觀念：所以他只肯接受幾個他的同國人。對於其他的貨色，儘管船主吹得天花亂墜或者講得唇焦舌枯，他仍是牢打主意，不肯通融半點。

「真正對不起，船主先生。足下的美意，我非常感激的，

但是我絕對不能多接受一個了。我的國家只能收留它自己的子孫，我們沒有餘力來照顧別國的人。足下雖然願意將他們無條件送給我們，可是我萬萬沒有這力量來領你的情。一切請你原諒吧！」

「嘉果」號的船主極想把手上的濕面洒脫，所以他不管買主的厭煩，自願繼續講他的生意經。

「司令，請你再想一想看。這些都是最難得的珍品啊。沒有出生城市的公民，沒有祖國的人民，沒有護照的旅客。你想那裏還有比他們更稀罕的東西呢。這裏面有幾個竟連姓名都沒有，譬如這一位「龍」君就是的。不要說旁人，就是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他究竟姓什麼，叫什麼名字，他的家又在什麼地方。啫啫，這裏還有一個人，阿根廷的政府曾從他的家中抄出大批軍火和假鈔票。這樣好的人物，你難道還不肯領受嗎？」

「謝謝！我，或者說我的國家沒有這福分來領受他。」

「不要嗎？這麼樣吧，請你收養了這一個斯拉夫族的小子高談亂吠吧。他五年來，不止一次向好些國家請求入籍，始終沒有成功。他的職業是宣傳對於人們沒有什麼害處的弱肉強食主義。對於這一個人，你總不見得再會拒絕了吧？」

「對不起，我實在不能夠領你的情。總而言之，再多一個都不行了。」

「司令，你真使我失望極了。」

司令上岸去了；船主的心上又重重的壓上一塊鉛了。他滿想把艙中的貨色銷幾個給這個誠實的朋友，可是空費了一番口舌，而結果還是零。幾時才可以回家鄉呢？他不禁格外焦躁了。真是想不得，越想越難過。

咄，向北極上的人去兜銷電氣冰箱，向煤礦老板去賣煤：那不是笑話麼？鼠島上會找得出買貓的主顧來，天下那有這樣怪事！每逢失望到極點的時候，船主總要這樣自怨自艾着。他怪他的政府爲什麼要叫他做這種不能做到的工作。但是轉念一

想，他又下定決心了：無論如何，總要替他的貨色找到一個收容所才罷休。

焦灼的也不僅是岸上的官吏與船上的船主，就是這一批寶貨也開始感覺到不安了。長期的海上生活已把初上船時的一些新奇趣味消磨得乾乾淨淨。每天只是睡了吃，吃了睡，那夠多麼的單調和無趣。他們像押在籠子裏的野獸，日夜渴望着解脫後的自由、活動和刺激。然而最使他們焦心的是，這一次航行究竟要繼續到什麼時候才結束？他們的未來居處又是怎樣的一個世界？

他們的人數原本不止這些，但是有許多幸運兒已經找到他們的托身所。他們有的已合法地回到祖國的懷抱中去了，有的則幸逢識貨的主顧而被留下了。剩下來的二百多尊活寶貝各有各的心思和惶恐不安的理由。有的爲了過去的歷史與現在的安全起見，巴望「嘉果」號不要開到他們的祖國的口岸去。另一批人則生來就不知道恐懼、危險和希望是什麼東西；他們是聽天由命，任憑這只船把他們送到隨便什麼地方都好。人了魔道的靈魂乘了這只神秘的船，在混沌的大海上漂流着，他們不怕滅亡，不顧沉淪；隨便什麼都不在他們的心上。

所以在特利雅斯底卸下了最後一批貨色之後，剩下來的就完全是些無家可歸的家伙了。在「嘉果」號訪問遍了全世界的口岸而仍找不到他們的出路的時候，他們只有被送回布宜諾斯、愛利斯了。那時，他們也許可以過一種永遠白吃飯白住房子的生活了。但是他們不願意過這種優游的生活。他們看見「嘉果」號到一處失敗一處，他們總要以心問心的來想一下，下次到什麼地方去才好。看上去世界上的口岸似乎已經靠遍了。有些口岸是望也用不到去望的，因爲那裏的人是決不會需要這樣的貨色的。這個難以處理的世界，它怎麼會變得這樣荆棘遍地，使這批想好好的安生度命的人，連腳都插不下去了！

特利雅斯底的衛戍司令上岸去了，剩下船主一個人浸在失



望的悲哀中。然而「一個也不行」這一句話已傳遍了艙中的每一個人的口頭與心上。他們三三五五的紛紛討論今後到什麼地方去的問題，他們議論了一回，終于找不出一個頭緒來。于是他們就決定將這一個重大的問題，提交給他們當中的一個最足智多謀的家伙，請他給我們一個滿意的解答。

真是對不起讀者得很，怨我們不將這一個足智多謀的家伙的真姓名與國籍說出來了。我們先來講講他的為人吧。他是一個富于機智而又工于修飾的人；他談吐漂亮，應酬更是高人一等。他具有安詳而隨和的態度，充分足以使人對他發生一種聰明、謹慎與誠實的印象。總而言之，一切高等的棍徒所必須具備的門面板，他無不應有盡有。在這一次航程中，他曾為他的同伴排解了好多次糾紛，所以大家都以為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贈了他一個「狗頭軍師」(El Sabido<sup>①</sup>或者說臭皮匠也不妨)的諺號。他會說說好幾國的語言，曾經周游過全世界，並在好多國的國境內下過足。例如智利就是他不久以前的活動所在。他與一個製硝公司打成一氣，做了一筆好生意。他還與當地的高級海軍人員結納，仗着他那一張利口和新近賺得的金錢，煽動海軍起來反抗易本納茲的獨裁政府。智利政府犧牲了不少的人命與近八千萬法郎的軍費，才將這一次暴動平定下去。然而他的囊囊已飽滿得沉沉下垂了，于是他就以國事犯的資格，喬遷到阿根廷去做寓公。阿根廷格于國際公法的成例，不得不拒絕智利政府的引渡要求而容他住了下來。他在阿根廷做了一時闊老，終于被當地的地方官不客氣地當作一件奇貨，送上了這只「嘉果」號，去等候他的不可知的前程。

狗頭軍師畢竟是狗頭軍師。他是從來不肯在人前露出窘態來的。所以他接到了衆人提交給他的問題，就在「容我作相當

---

① El Sabido 西班牙語，義為專出乖上惡的人，說得好些，是智多星，說得不客氣些，便是狗頭軍師。